

沈泓婚恋书系之二

沈泓 著

名流的苦恋

——撩开名人的情感帷幕



今日中国出版社

· 沈泓婚恋书系之二 ·

名流的苦恋

——撩开名人的情感帷幕

沈 泓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沈泓婚恋书系之二

名流的苦恋

——撩开名人的情感帷幕

沈泓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城门外百万庄路 24 号)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8.875 字数:180 千

印数 1—8,000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ISBN 7-5072-0760-9/1·97

定价:8.20 元

410-590
14
5.7113

目 录

血火南洋未了缘

——徐悲鸿与李青萍在 1941 1

艺海沉浮——青萍 18

“流浪画家”漂泊的爱

——世界名人姚迪雄的爱情历程 45

“袋鼠画王”姚迪雄 86

异国诗恋

——“玫瑰诗人”彭帮桢和梅茵 96

获奖作家和他的三次婚姻 110

倾城之恋 119

小站从窗外流逝 134

“保镖丈夫”段志明 143

1992: 追踪闻一多的子女 154

女婚姻法学家的浪漫婚姻 166

“摄影王子”的苦恋 173

女护士学校培养出来的男记者 185

中国影坛的“姊妹双星”

——刘晓庆胡慧中病房诉真情 195

银屏上下的“父子双星” 203

葛优之迷 208

“刘少奇”的情与恋

——记郭法曾和何琳·····	216
苗苗今年二十六·····	222
张咪想搬家·····	228
女歌唱家和她先生·····	235
中国歌坛三色花·····	242
汪国真诗情·····	253
从侦察兵到国际武术大师·····	259
爱神迟慕孙飞虎·····	273

血火南洋未了缘

——徐悲鸿与李青萍在 1941

中国画坛奇女子

如果说中外艺术上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那么,李青萍则应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一个最神奇的迷了。

早在 40 年代,她就成为“蜚声艺坛已久的名女画家”(见 1941 年 5 月 26 日胡愈之主编的《南洋商报》评介),在南洋,她的画展、画集成为各报社记者扫描的热点;在北京,齐白石老人观看她的画展后连声称道:“中国女画家无女儿气”;在上海,她的画与梅兰芳的京剧齐名;在东瀛,她的画展轰动岛国,被日本新闻界评论为“中国艺坛一娇娜”;在香港,她为宋庆龄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办义展的活动,成为香港报界追踪报道的头条新闻;在武汉、在重庆、在台湾、在南京等几十个城市为“抗日救亡”举办的五十多次画展都产生过不小的冲击波,所到之处,当地报纸均以通栏报道。

然而,这样一位爱国画人,解放后却从中国画坛上神秘地“失踪”了。

1951 年,李青萍从文化部回江陵家乡探母时,被当地公安局以“海外关系复杂”为由拘捕、劳教,历次政治运动中,她被莫名其妙地批为“汉奸”、“特务”、“汪精卫的姘头”、“反革命分子”……她靠拣破烂、卖水、卖冰棒、在街道小厂做工维生。

1986年7月，李青萍突然复出，在武汉琴台举办“李青萍西洋画展”，再次在中国画坛刮起一阵飓风，她的画被一些画家称为“正是我们苦苦探索而不可得”，“梦寐以求的”，“她在中国近代画史上的成就，可与昨天日本画坛的泰斗梅原龙三郎媲美。”

而追溯这位一生独身的女士步入名画家行列的第一步，则不能不提及艺术大师徐悲鸿，但当许多记者就这一敏感的问题问及李青萍时，她却三缄其口。

作为忘年交，作为她的传记的作者，笔者多次向李青萍提到这一话题。最初，她只是含蓄地微笑，渐渐，每次提到徐悲鸿她都流露出十分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她脸上泛起少女般羞涩的红云，眸光变得清纯而深情，几度欲语还休，终于任那深埋心底的挚情如流水渗透一道道记忆的堤坎，点点滴滴流淌出来……

徐、李邂逅在南洋

1941年1月下旬。南洋吉隆坡火车站。一列客车缓缓进站，站台上等待已久的，是“雪兰莪州华侨筹赈会”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中有一位年轻秀美、气质高雅的女性，她叫李瑗（即李青萍在南洋时的名字），是坤成女子中学艺术部主任。此时此刻，她的明眸中洋溢着欣喜和激动。

几天前，他们收到新加坡“南洋华侨总会”负责人陈嘉庚先生的信，信上说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将赴吉隆坡举办抗日筹赈画展，为了减少徐悲鸿人地生疏的孤寂之感，新加坡方面

派熟悉吉埠情况的名画家司徒乔、刘抗等陪同大师一起坐火车到吉隆坡。

作为“全马华抗日筹赈委员会”接待部副主席的李媛，负责安排接待徐悲鸿，而这也是她十分乐意的。

对于徐悲鸿的大名，李媛早就十分仰慕，她自小习艺，就读过武昌美专、上海新华艺专图画系，在艺专读研究生班时，专攻西画，她对徐悲鸿艺术上的精深造诣颇有见解。1936年，李青萍由新华艺专毕业前，参加了该校的毕业画展，作为新华艺专特聘教授，徐悲鸿来到展厅，他在两幅画前停留的时间最长，看第一幅画时他问到作者姓名，答曰“李青萍”，看第二幅画时他更为赞赏，特别肯定了作者大胆创新的勇气和对艺术独到的感受力，他又问到作者是谁，李青萍在一旁得意地说：“还是我呀！”

徐悲鸿不禁笑了，连声称她“新派女画家！新派女画家！”

现在，李媛又回忆起这难忘的一幕，心里不禁想到：“大师还记得我吗？”

当身穿浅灰色西服、胸口系着黑色大领结的徐悲鸿出现在火车门前时，李媛目光一亮，她笑盈盈地走上前去：“徐悲鸿大师，欢迎您！”

徐悲鸿望着这位亭亭玉立，一双大眼睛里波动着梦幻般的艺术气质的年轻女性，对她笑道：“你就是李媛吧？”

李媛闻言惊喜异常：“是呀！您还记得我？”

没料到徐悲鸿的回答却令她失望：“吉城出了个李媛，司徒乔和刘抗在火车上净讲你哩！”

李媛看看司徒乔和刘抗，又看看徐悲鸿，笑道：“一定是净讲我的坏话！”

徐悲鸿风趣地望着她说：“管他们讲的是好话还是坏话，是人话还是鬼话，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

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这是李璩最爱讲的一句话。

李璩却望着徐悲鸿一本正经地说：“您不也要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嘛！”

说着，她和徐悲鸿几乎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徐悲鸿经常讲的一句话，奇妙的是，这两句最能体现他们的个性的话竟是如此一致，他们顿时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找到知音的默契。

直到谈笑着走出火车站，徐悲鸿才认真地注意起李璩来，他回忆说：“我似乎见过你？”

李璩心头一乐，她抑制住想告诉徐悲鸿的念头，用眼神说：“你想想，一定会记起来的！”

“你是上海新华艺专毕业的？”徐悲鸿问道。

“是呀！”

“你们那一届毕业生举办过一个毕业画展，画展上有两幅风景，借鉴西方现代绘画手法，显得新颖独特……”

“您当时最喜欢这两张画，您说：“噱……”

“新派女画家！”两人的声音叠在一起了。两人都为当时彼此深刻的印象而冲动，又为在这阳光明媚的异国重逢而激动。

大师初识青萍才

在李青萍的安排下，徐悲鸿一行住进了中华总商会大会堂招待所，而画展就在中华大会堂举行。

接下来的几天，便是举办筹赈画展的准备工作。李璩带着

对徐悲鸿的崇敬和仰慕，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繁琐的工作中，她要安排工作人员布置展厅，安排宣传广告，发新闻，还要安排徐悲鸿的活动日程，接待来访者。这时，有几家华人学校要她代为邀请徐悲鸿去演讲，这使李青萍感到十分为难，因为徐悲鸿的日程已排得十分紧凑了——后天，他要会见一些社会名流、爱国人士以及古城政界、商界的巨头们，还要接待大批艺术爱好者；晚上，他总要作画到深夜，李瑗曾劝过徐悲鸿要注意身体，徐悲鸿笑道：“我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身体棒极了！”当他看到她真诚关怀的眼睛后，又解释道：“国难当头，我个人的身体又有什么可顾惜的呢？”

李瑗把几所中学请他演讲的事告诉徐悲鸿后，没想到徐悲鸿爽快地答应了：“这正是宣传抗日爱国的好机会，不能错过！”

李瑗在布置画展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了她处事干练、讲究效率的工作作风，这一点深得徐悲鸿的赞赏。通过与李瑗的同事、学生和熟悉李瑗的爱国人士接触，他了解到李瑗对艺术充满了虔诚的献身精神，除了工作，就画画，有次她到野外写生，因到热汤泉中游泳患了热病，昏迷三天三夜，医生都认为她必死无疑了，没想到她又活过来了。为了艺术，她牺牲青春和爱情，现在 30 多岁了，还没有结婚。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文笔也很美，下笔千言、立马可待，因此被《马华日报》聘为特约记者，编妇女儿童副刊，她的那些宣传妇女解放，女性独立的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在新闻和文学界中，她才思敏捷、观念新颖是有口皆碑的。同时，她的爱国热情也令人钦佩，她以吉隆坡校联艺术部主任的名义，和遵孔中学的邓荷义共同筹组了“筹赈祖国抗敌后援会”，募捐了上万元金币

捐献给祖国。所有的学生谈到她，都充满了崇敬之情。

徐悲鸿渐渐发现了这位年轻女画家内在和外在的魅力。一天下午，他们正在布置展厅时，徐悲鸿看到汗水涔涔的李璆与工作人员一起忙碌着，她正在专注地挂正一幅画，一缕金色阳光透过窗口，投射到李璆身上，她优美的曲线及青春勃发的气息感动了他，他赶紧抓住画笔，正要勾勒的时候，李璆转身走到另一边去了，他只得失望地放下了画笔，但为李璆一幅肖像的念头却由此萌发了。

在布置画展的间歇，他们谈艺术，谈人生，谈对南洋风光的感受。

对南洋风光，李璆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无处不开花，无树不长青，大红大绿的色彩，真正的世界大花园！一切都是火热的！”

他们有了共同语言，李璆对徐悲鸿是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她的谈话大多是提问式的，而徐悲鸿也感到回答她的问题是件令人愉悦的事。他们有了一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

有一天下午，徐悲鸿正要为一个武汉合唱团来南洋义演的演员画像，李璆凑过来说：“我要和大师比比绘画速度。”徐悲鸿画人像的速度是极快的，他笑着应战，手中的画笔挥洒得更加快了，但他还没画完，李璆就拿着她的完成稿走了过来，他原以为李璆大概是只求速度不求质量，但当他拿过李璆的画稿时，不禁愣住了。

可以说，李璆的画和他的画各具特色，他的画是形神兼备，而她的画只有神韵，寥寥数笔，就把人物的性格、心理表现得维妙维肖。

徐悲鸿惊喜地说：“你的艺术功底已经十分深厚了！把你的其它作品也拿来让我看看好吗？”

李媛立即答应了，她早就企盼着请徐悲鸿评鉴自己的作品：“那就请先生到我的画室来吧，就在今晚”。

“你应该出个画集”

走进李媛的画室，徐悲鸿当即被满屋的画吸引了。他首先产生的强烈印象是色彩，这是一种绚丽浓郁而又清新脱俗的色彩，徐悲鸿为发现了一颗画坛新星惊喜，他激动地叫了起来：“南洋色调！你画出了南洋色调！你的青春在南洋没有白过，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真正搞艺术的……”

他从这些自然清新，饱蘸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的绘画中，发现了这位 30 岁的年轻女画家的才情。他说：“从你的画中看得出一颗纯净的童心，一个艺术家，最可贵的就是保持一颗不泯的童心，对生活永远保持新鲜感和激情，用好奇的眼睛观察万事万物，你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李媛激动起来了，她万万没有想到，徐悲鸿会对她的画如此感兴趣，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她对徐悲鸿讲述起自己艺术追求的艰辛历程：“从七、八岁我跟父亲学习国画起，二十多年来，我始终如一地把艺术看作是我的第一生命，从来没有间断过画画。”

说着，她从床底下、画桌下找出一迭迭画稿。

徐悲鸿为她的勤奋所感动，在灯光下，他开始认真地看她的这些作品，不时指出画中的不足和缺陷。

但李媛是个有自己独到的艺术见地的女性，当她不能同

意徐悲鸿的意见时，也毫不客气地提出反对意见：

“我是借鉴野兽派马蒂斯的颜色技法，着意追求一种夸张的色彩。”

哪知，徐悲鸿对马蒂斯并不欣赏他激动地否定道：

“什么马蒂斯！我把他叫作马踢死。他那种故弄玄虚的色彩是艺术的堕落，你不要迷信西方现代派，好是他们感到日暮西山的一种绝望的挣扎。你应该走写实主义道路……”

李璆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争论了一会，谁也说服不了谁，这几天来两人之间默契的温馨感觉荡然无存。徐悲鸿遇到过很多有才华的女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在艺术观点上敢于直言不讳地否定自己的观点的人。虽然他为李璆的固执己见而烦恼，但当他再次打量这个任性而不可思议的李璆时，他发现自己更喜欢这个无拘无束的女画家了，一种异样的情感在他心池中如涟漪般扩散，但在刹那间，又淡寂了。

徐悲鸿再次埋头静静地看起李璆的画作来。一只只有三只脚的和平鸽，一个拿着金苹果的少女，和平鸽是洁白的，少女是迷惘的，但她为什么要画三只脚呢，而少女手中的金苹果又暗示着什么呢？徐悲鸿为李璆大胆而奇特的想象所激动，他突然抬起头，一个念头在他脑中如流星一闪，他几乎是冲动地说：

“你应该出个画集，把这些作品保存下来，以免遗失！”

李璆也有过出画集的向往。“但是，出画集要自费，还要有名人推荐，我没钱，也没有名人推荐……”李璆向徐悲鸿道出了苦衷！“我给你推荐！不需要自费，而是正式出版！”当徐悲鸿看到李璆不可思议的神情时，又热情地接着说：

“在当今中国，象你这样有个性有才华的女画家是少有

的！你的画风是独创的！你的艺术是高层次的！你早就应该把这些画稿编辑成册，便于长期保存和流传……”

接着，徐悲鸿根据李璠作品的类型，提出分四类出集：第一集为风景画、第二集为静物画、第三集为人物画、第四集为装饰画。

两人都为画集而激动着，徐悲鸿是为发现了李璠这样一个艺术人才，李璠为自己的作品得到大师的赏识。当李璠发现时间已经不早了，提出要送徐悲鸿回去，徐悲鸿犹豫着要不要李璠送时，李璠笑着表示：“我要陪您欣赏欣赏南洋美丽的夜色，这是我的职责！”

大师醉语诉隐衷

南洋的夜是透明而热烈的。修长的椰树耸入澄澈的夜空，芭蕉树随着和煦的夜风轻轻摇晃着温柔的阔臂。

一路上，两人兴奋地谈论着，陶醉在画集的计划之中。当他们走过那条摆满小食摊的街口时，李璠停下脚步，对徐悲鸿发出邀请：

“尝尝马来巴沙，如何？”

徐悲鸿爽快地答应了。

他们拣了一个干净的小食摊坐下，李璠叫了两碟马来巴沙，四串沙哆。

远处椰林有情侣缠绵的歌声和柔曼的吉他声随夜风飘过来，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望着李璠星月清辉下泉一样澄澈的双眸，徐悲鸿突然有些感动：

“和你在一起真愉快！”说着，他的神情变得有些迷惘：“我

也喜欢在这种小食摊上吃东西，我们的兴趣是一致的……她要是象你就好了……”

“她，她是谁？”李媛疑惑地问。

“蒋碧薇……”徐悲鸿仿佛耗尽了气力，声音充满了深深的忧伤和哀痛。

“她不是您的夫人吗？我听说你们的结合很富有罗曼谛克色彩哩！”

徐悲鸿凄惻地一笑：“也许正因为过于罗曼谛克，所以她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夫人了……”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李媛惶悚而歉疚，她为自己无意中勾起徐悲鸿不幸的往事而不安。

徐悲鸿情感的闸门启开了，他似乎要把埋在心底所有的痛苦都要向面前这位美丽多才的女画家诉说，他神情黯然地说：

“她从来不愿意在这种小食摊上吃东西，她总是要到大餐馆里去吃。她喜欢豪华我喜欢清静，我们经常为在小食摊上吃东西闹别扭……”徐悲鸿吃了一口马来巴沙，突然来了兴致“味道真不错，我们来点酒怎样？”

徐悲鸿从不喝酒，他让李媛点了两瓶香槟，李媛又点了几碟下酒的菜，两人对饮起来。

徐悲鸿喝着喝着，变得忧郁而愁苦，他用他那深沉的男低音对李媛讲述起他和蒋碧薇的情感历程。他的话语充满了对蒋碧薇的怨恨，但是李媛听出来了，怨恨中也有无限的温情和怀念。李媛不断地安慰徐悲鸿，但这安慰反而增添了他不尽的烦恼……

香槟酒一杯一杯、一瓶一瓶地喝下去了，喝到第四瓶的时

候，徐悲鸿已是醉眼朦胧，他对李媛叫道：“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泪光莹莹的李媛不忍让他再喝下去了，她从徐悲鸿手上夺过酒杯劝道：

“您已经喝醉了，您不能喝了，徐先生！”

徐悲鸿一挥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我没有醉！再来一瓶……再来一瓶……”

说着，他一下子伏在酒桌前，肩头一耸一耸，悲痛欲绝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

“国仇家恨……家破人亡……”

这时，只有这时，李媛才感受到了徐悲鸿心底郁积着多么深重的痛苦和哀愁！祖国危难，家庭已经破裂，这无疑是对一个爱国艺术家最沉痛的打击，但是徐悲鸿却将悲伤深埋心底，三年来风尘仆仆辗转南洋各地，举办筹赈画展，为祖国抗日捐献了数万金币，他是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做这一切的呀！明白这一点后，李媛对徐悲鸿的人格更加敬慕。

李媛搀扶着徐悲鸿走回下榻处时，已是深夜。这一夜，李媛久久难眠。

只爱艺术不嫁人

第二天早晨，李媛一见到徐悲鸿，心中的担忧就一扫而空。徐悲鸿对李媛歉疚地说：

“昨天晚上我表现不太好，让你受累了。”

李媛轻轻一笑：“不，我感到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您。”

徐悲鸿有些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李媛说：“有时候，我真想

大哭一场，可是，一直没有这种场合，我只能拼命作画，每天紧张工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办画展，只是为了忘却痛苦和悲哀。昨天我拼命喝酒，正是为了发泄，你知道，我的心……早已破碎……”他黯然神伤，好一会，才抬起头，望着李璆凄然地一笑说：

真的，我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发泄呢？”

李璆也感到惶然起来，是呵，徐悲鸿为什么要在自己面前发泄呢？这是不是说他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知心朋友了？还是因为偶然的原因？

她来不及细想，翌日，也就是1941年2月8日，经过李璆精心筹备布置的“徐悲鸿筹赈画展”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人如潮涌，当即有不少有钱人投掷巨金，以购得一幅徐悲鸿义展作品为荣，古城掀起了徐悲鸿热。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在画展的同时，徐悲鸿还在李璆的安排下到几所华侨学校作了演讲，2月13日，在中华女子中学，徐悲鸿作了以《艺术的意义与作画的方法》为题的演讲，2月15日，徐悲鸿到中华中学作了50分钟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月21日，徐悲鸿来到李璆所在的学校，作了《画家的派别》的演讲，这是他到吉隆坡后演讲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也最大的一次讲演，李璆当天就将演讲的稿整理出来交班机送到新加坡的郁达夫手中，发表在他主编的《星洲日报》文世副刊上。

在坤成女中校长办公室里，看到李璆洁白的连衣裙飘来飘去，徐悲鸿突然来了灵感。他微笑着对李璆说：

“李璆，我想给你画张肖像。”

李璆心中惊喜，却故意撇撇嘴说：